

幸福就在此刻



去探望一位生病的友人,聊起很多从前的事情,她忽然发问:对于你来说,何时是幸福的时刻?想了半天,竟然没有一个很适合的答案。

那阵子,我经常携带这个难题去和人打交道,不管是新朋还是故友,聊到酣畅总是抛出这个问题,当然,收获的答案

也是五花八门——有人说,幸福的时刻就是加官晋爵时、买房购车后、身体无恙中;有人说最幸福的时刻就是父母双全、爱人平安、孩子快乐领导待见、粉丝忠诚……都对,但都不打动我。

直到有一天,见了一位朋友,茶过三道,我忍不住继续问

这个问题时,他微笑着给我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:过去的事情来不及衡量是否幸福,将来的事情没必要揣测是不是幸福,所以,在你问我这个问题的時候,我能想到的幸福,就是用心享受面前的好茶,让此刻愉快的感觉更醇厚,而面前与我谈新叙旧的你此时就是我的幸福之源。

我终于领会到了何谓醍醐灌顶。生活中似乎有太多可以论证这番话的例子。曾经去国外参加文化交流,花了很多钱买过一件非常漂亮的衣服,因为太喜欢,所以舍不得穿,除非参加什么重要的会议,或者出席需要表示自己诚意的场合时才上身。使用率太低,慢慢地也就忘记了自己有这样一件衣服。换季的时候,家人帮我整理衣柜时,才想起自己原来有过这样一件衣服,因为躲过了水洗日晒的蹉跎,它依旧崭新笔挺,但是款式却已经过时,自责地把它小心包好继续收进柜底,回味起当初对它的喜欢,忍不住感叹

那些快乐都成了落花流水。

年轻的时候,我曾经喜欢过一个人,一点一滴,一颦一笑都让我有无尽的话想要表达、想要歌颂。但总是怯于启齿,小心翼翼把那些心事静静地窝在心里,折叠得整整齐齐,幻想着总有一天,会勇敢地站在他的面前扑啦啦地全部抖开。等啊等啊,最终这些情愫就像一粒种在晒不到太阳缺乏雨露的泥土里的种子,只能腐烂在密不透风的土壤里。

我们都太喜欢等,固执地相信等待是永远没有错的,美好的岁月就这样被一个又一个遗憾消耗掉了。没有在最喜欢的时候穿上美丽的衣服,没有在最纯粹的时候把这种纯粹表达出来,没有在最看重的时候去做想做的事情,以为将来会收获丰硕,结果全都变成小而涩的果。品尝这种酸涩时,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自责:如果当初能多穿几次那件衣服,如果当初我有足够的勇气对他说……那会是多么幸福。

铁凝

想念我的母亲

父母对子女的爱,子女对父母的爱,都是神圣的。我写过一些杂忆的文字,不曾写过我的父母,因为关于这个题目我不敢轻易下笔。

我的母亲姓沈,杭州人,世居城内上羊市街。我在幼时曾侍母归宁,时外祖母尚在,年近八十。外祖父对待子女读书甚严。

我的母亲教导我们读书启蒙,常说起她小时苦读的情形,她同我的两位舅父一起冬夜读书,冷得腿脚僵冻,取大竹簋实以败絮,三个人伸足其中以取暖。

我当时听得怦然心惊,遂不敢荒嬉。我的母亲操持家务尽瘁终身,不复有暇进修。

我同胞兄弟姐妹十一人,母亲的养育之劳可想而知。在我的儿时记忆中,我母亲好像是没有时间睡觉。天亮就要起来,给我们梳小辫是一桩大事,一根一根地梳个没完。我母亲常于百忙之中抽空给我们几个较小的孩子洗澡,我怕肥皂水流到眼里,我怕痒,总是躲躲闪闪,总是咯咯地笑个不停,母亲没有工夫和我们纠缠,随手一巴掌打在身

上,边洗边打边笑。

北方的冬天冷,屋里虽然有火炉,睡时被褥还是凉似铁,尤其是钻进被窝之后,脖子后面透风,冷气顺着脊背吹了进来。我们几个孩子睡一个大炕,头朝外,一排四个被窝。

母亲每晚看到我们钻进了被窝,叽叽喳喳地笑语不停,便过来把油灯吹熄,然后给我们一个个地的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,被窝立刻暖和起来,不知不觉地就睡着了。

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,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无可言说的温暖舒适,我至今想起来还是快乐的,可是那个感受不可复得了。

我从小不喜欢喧闹,祖父母生日时,院里会搭台唱傀儡戏或滦州影。一过八点,我便掉头而去进屋睡觉。母亲得暇便取出一个大簸箩,里面装针线、剪尺一类的缝纫器材,她要做一下缝纫的工作。这时候我总是一声不响地偎在她的身旁,她赶我走我也不走,有时候竟睡着了。母亲说我乖,也说我孤僻。如今想想,一个人能有多少时间可以偎在母亲身旁?

梁实秋



连续六年
中国邮政发行百强报刊



欢迎订阅

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邮发代号13-18 全年定价228元

